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07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小说选

2007
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7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
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.12
ISBN 978-7-02-006530-1

I .2… II .人… III 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 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9417 号

责任编辑:刘 稚 杨 柳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杨益民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2007 短篇小说

2007 Duan Pian Xiao Shu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89 千字 开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2

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6530-1

定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游戏房	艾 伟 1
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	叶 弥 30
彼此	金仁顺 48
老房间	燕华君 70
亲爱的	吴 君 77
土豆花开	陈俊文 91
大漠人家	红 柯 101
父亲还在渔隐街	范小青 114
黄花绣	刘庆邦 130
四棵松	阿 成 143
事出有因	裘山山 156
茨菰	苏 童 167
厚墙	于晓威 184
伞兵与卖油郎	徐则臣 198
海面平静	王 棵 217
最后的细致	刘 涛 231
家事	毕飞宇 243
救命车	王安忆 259
狗殇	蒋子丹 269

末日	韩少功 290
派我一辆吉普车	孙春平 306
跑车	王若虚 316
棋语·冲	储福金 335
净	郑彦英 349
白粮票	徐 岩 366

艾 伟

游戏房

1

老徐正在自己的自行车修理铺里敲敲打打,做些诸如蒸架、铅皮桶之类的生活小用具,做完了卖给菜市场的摊贩,换点儿钱补贴家用。这时,隔壁卖水果的王大爷给他带来坏消息:徐小费把一个戏子打伤了,断了两根肋骨。警察把徐小费抓了起来。老徐开始以为王大爷在开玩笑,不相信。

他说:“我的儿子这么老实,怎么可能做这种事?”

王大爷一脸严肃,说:“信不信由你,是我亲眼看见的,你儿子的手上戴着手铐。”

“你没看错吧?”

“你儿子我看着他长大的,还能看错?我又没老眼昏花!”王大爷不悦了。

看着王大爷严肃的脸,老徐着急起来,他想,大概儿子真的出事了。老徐一打听,儿子果然被抓了。

老徐从前是小镇的民办教师,教书做人认真。他的学生都记得他教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总是摇头晃脑,很像孔乙己在念“多乎哉,不多也”。特别是老徐读狂人的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,满口土语,显得相当滑稽。他的学生在私底下开玩笑:不知道是他在教鲁迅,还是鲁迅在写他。民办总归是民办吧,上面说不让你

教书就不教了。他只好回家,在这条偏僻的马路上开了一个自行车修理铺,以维持生计。

要同警察打交道,总得找个熟人。幸好老徐教过书,他的学生中也有当警察的。老徐平时从来不找人的,现在儿子都被抓起来了,他也只好舍出这张老脸了。

总归是曾经受到老徐的教导,学生见到他非常热情,一口一个徐老师,叫得他怪不好意思的。他已有八年没做教师了,没有当老师的那种感觉了。不过警察——也就是他的学生——很快转入了正题,向老徐介绍了徐小费所犯的事。

“很严重,”警察说,“他们一伙人挺野的,晚上整天在街头瞎逛,我们盯上他们很久了。”

据警察的描述,徐小费一伙与那男戏子无冤无仇,打那个男人纯粹是因为他们看不惯那戏子的娘娘腔。

“这帮小子无法无天了。”警察强调。

老徐觉得警察不像是在说徐小费。徐小费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的儿子内向沉默,不喜欢同人交往,怎么会拉帮结派呢?到现在为止,老徐还是不能把徐小费和打人这件事对上号。

警察把男戏子受伤的照片递给老徐。老徐看照片。照片上,那戏子像一泡屎一样摊在地上,脸上血肉模糊,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肌肤。肿块和青淤令这个英俊的男戏子显得十分丑陋。老徐看了直想呕吐,好像这些伤口是在自己身上,身体不由得一阵痉挛。

“这是徐小费干的吗?”

“徐小费说这都是他干的,他一个人干的。”

老徐还是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差错。儿子怎么会这么凶残呢?不可能的呀。儿子品性一直不错的呀,以前还救过人呢。当时天寒地冻,一个妇女跳河自杀,徐小费水性不错,跳进水中相救。女人的丈夫后来还拿来一面自制的锦旗送到老徐家

里来。

“王勃你记得吗？”警察突然问。

老徐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，因此他的目光呆滞，一脸茫然。

“就是几年前绑架他爹的那个孩子。”警察补充说。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既不可思议又凛然的表情。

老徐想起来了。三年前，王勃曾伙同人绑架了他的爹，把他爹捆绑着藏在小镇水库一个废弃的泵房里，然后，让母亲拿四十万元钱来赎，否则撕票。后来，当然引来了公安，王勃被抓了起来要判刑，但王勃的母亲和父亲都向公安求情，花了不少钱，才让王勃免于起诉。

这件事当年轰动了小镇，也许还轰动了全国。那阵子很多记者来小镇采访这事。据报道，王勃不想读书，整天在外面游荡，王勃的父亲气不过，就狠狠揍了王勃一顿，打掉了王勃的一颗牙齿。王勃就因为这事才绑架父亲的。

王勃的父亲是小镇的大老板，是个头面人物吧。在镇子里，他什么都能搞掂，可就是搞不掂儿子。

“现在王勃比谁都牛，整天带着一帮孩子在街头晃，谁也不在他的眼里。”警察说，“当爹的根本没办法管他。不过，王老板现在人模狗样的，年轻时还不是同他这个儿子一个德行。”

老徐搞不清这个王勃和儿子有什么关系。难道儿子现在和王勃混在一起吗？

“你是我老师，我实话实说吧。这事幕后指使者是王勃，徐小费只是小喽啰。可问题是，徐小费把这件事全部揽了下来，说那戏子的肋骨是他一个人打断的，他负责。你儿子可真是英雄好汉。”

老徐的脸红了。他记起来了，他的这个学生读书时也是个调皮蛋，老徐经常教训他，有时候也用这样的讽刺语：你可真是英雄好汉。

徐小费还未成年,加上老徐学生从中通融,徐小费终于没有去坐牢。第二天,那个警察——也就是老徐的学生——狠狠地训了徐小费一通,就让老徐把徐小费带走了。当然,那戏子的医药费得老徐负担。

徐小费刚见到老徐时目光是慌乱的,但慌乱转瞬即逝,他的眼神里马上浮现出那种不以为然的嘲弄的神气。他没再看老徐一眼。

一路上,徐小费在前面走,老徐在后面跟着。老徐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儿子。儿子确实长大了,他的背影看上去完全是个大人了。儿子比老徐长得高,老徐很瘦,儿子也算清秀,但衣服脱下来,却是蛮结实的,全是肌肉疙瘩。这会儿,儿子在前面晃荡的样子,真的像一个二流子。老徐很想追上去,在儿子的屁股上狠狠踢上一脚。

回到家里,老徐准备同儿子好好谈一谈。儿子一直在回避。老徐刚刚培养了交流的气氛,徐小费就站起来,在屋子里东翻西翻地找东西,也不知他在找什么。老徐的目光一直追踪着他,很恼怒。

后来徐小费进了自己的房间。这房间曾是老徐夫妇住的,但自从老徐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后,老徐就把这房间让给儿子住了,自己睡在那只能容身的四平方米的楼梯间里。当然这全是为了儿子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他这辈子没别的指望了,但对儿子还是有盼望的,他希望儿子读好书,将来有出息。

老徐当然不会放过儿子,他必须与儿子好好谈谈。他闯了进去。他发现徐小费迅速地把一本杂志塞到床底下。儿子直愣愣地看着他,眼神里是那种带着挑衅的嘲弄。老徐真的想给儿子一个耳刮子。他忍住了。他对自己说,要和风细雨,要讲道理。

“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情?”老徐想耐心说教,但说出的这句话

还是带着居高临下的质问。

徐小费没有反应，脸上挂着白痴一样的微笑，好像他干的那件事让他十分满足。

徐小费的表情刺激着老徐。作为曾经的语文老师，他对“恨铁不成钢”这句俗语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同身受。他觉得他的愤怒随时都要爆发出来了。

“我听警察说，这事不是你干的？是王勃让你去顶替的？是不是？”

徐小费低着头。从老徐的角度看过去，徐小费头颅浑圆，像一块没有思维的石头，坚硬而固执。老徐想，难道眼前的这个脑袋坏了吗？这么糊涂的事也干得出来！他很想把这脑袋砸烂，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。

“你什么时候同王勃混在一起的？”

老徐尽量让自己温和一些，他靠近徐小费，把手搭在儿子身上。

儿子没回答他。儿子的身体一动不动，就好像老徐根本不存在一样。徐小费的手一直伸在床铺里。

老徐修养再好，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看着徐小费伸在床铺里的手，他感到特别刺眼。他的愤怒在他的身体里炸开了。他冲过去，一把掀开被子，动作迅速得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。他看到一个近乎赤裸的外国女人风骚地展示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，那夸张的曲线，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。老徐吃了一惊，儿子竟然在看这样的书。他想拿这本书，但徐小费动作更快，他迅速把书藏在身后。老徐气得发抖，脸色在苍白中有点儿红晕。这红晕也许是因为封面女郎的刺激造成的。老徐给了徐小费一巴掌。

徐小费第一个反应是惊愕，接着脸上露出一种防御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。他的目光中也有了凶悍的攻击性。这是老

徐第一次在儿子这张稚气的脸上看到如此凶残的表情。这表情让老徐心里发毛。他想起那个警察给他看的那个戏子的照片，现在他相信了，儿子真的会干那样的事。看来儿子真的变坏了，你瞧，他连这种黄书都拿到家里来看了。看来，以前他对儿子是太放心了。

徐小费的目光让老徐不踏实，他没再打儿子，他把擦在半空中的耳光收了回来。

似乎是老徐的那记耳光把徐小费的气打壮了，徐小费没再看老徐一眼，他猛然把门打开，大摇大摆地出去了。然后，他又狠狠把门摔上。

老徐清醒了，儿子的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

2

徐小费是不会把一切告诉老徐的。他不想和老徐谈任何事。没什么好谈的，谈了他也不懂。他和老徐完全在两个世界中。

徐小费看穿了，这以后不能像老徐那样混。他可不想再做另一个老徐，除了穷酸，什么本事也没有。

小时候，他经常听到妈妈骂父亲，妈妈的抱怨化为最刻薄的语言，像箭一样刺向父亲，但父亲总是一脸愁苦，沉默以对。后来，母亲学会了麻将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赌钱，很少回家。偶尔回来，她总会给徐小费买来好吃的东西，这让徐小费感到幸福。可有一天，母亲突然跟一个男人跑了，再也没有回家。

想起这件事，徐小费觉得老徐真是窝囊透顶。更窝囊的是，母亲不但给老徐留下了一顶绿帽子，还留了一屁股的赌债。那些债主找不到母亲，就跟老徐来要钱。老徐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，他总是愁眉苦脸地面对他们，并告诉他们，他家徒四壁，没

钱可还。他们不放过他，经常跟着他，不时威胁他。

这世界就是这么不讲理的。八年来，这些债主像苍蝇一样跟着老徐，徐小费因此感到生活中有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息。他对那些所谓的债主充满了敌意，也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信任。他本能觉得这世界是同他过不去的。

他早已看不起老徐了。老徐哪里都让他看不顺眼。他干枯的头发看不顺眼，黑而皱的呈现苦相的脸看不顺眼，弓起的背看不顺眼，充满油迹的衣服看不顺眼。徐小费觉得老徐丢了他的脸。老徐让他自信不起来。老徐的样子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感到自己的猥琐。

徐小费因此觉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真是件不幸的事。在学校里，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家庭，就好像他的家庭是可耻的、见不得人的。

他们衣着光鲜，经常聚在一起吹牛。他们是多么为自己的父母骄傲！他们吹嘘自己的父母或某个亲戚有多么大的能耐，多么会赚钱，关系如何广泛。他们还对别人家的父母充满了好奇心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学突然问徐小费：

“喂，听说你爹是个教师？听说我们校长还是你爹的学生？”

徐小费沉默不语。这种话题他从来是敏感的。他不想任何人谈起他的父亲，他也不想告诉他们，父亲只不过是修自行车的人。他甚至怀疑他们都知道，他们只是在嘲笑他。

徐小费的衣着很普通，是那种摊上买来的便宜货，穿在身上总是皱巴巴的。一个同学也许出于好心，要把一件不想穿的运动衣送给徐小费。是新的，同学强调。但徐小费拒绝了。他不需要任何人可怜他。

总之，即使他们没有恶意，这些事还是让他感到屈辱。他因此对他们怀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仇恨。他知道这屈辱的来源，都是因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家庭，这样一个父亲。

徐小费不喜欢待在学校里，他有空的时候就去游戏房玩儿。徐小费喜欢游戏房。游戏房总是很热闹。游戏房里都是声音：人声、合成音乐声、枪声、棍棒声……声音里有一种歇斯底里的超现实的气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热闹让他感到安心，好像这热闹里面有一种温暖人心的东西。徐小费喜欢游戏房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自成一体，好像同现实没有任何联系。现实是令人沮丧的，徐小费一点儿也不喜欢。

整个游戏房，他喜欢四号机。四号机装的是杀人游戏。一局游戏下来，可以杀人无数。当各式各样的人在屏幕上应声倒地或灰飞烟灭时，他的心里会生出一种快感，那种欲把一切砸烂的快感。

徐小费把大部分课余时间花在游戏机上。他不想读书了。读书他妈的有什么好？有什么用？考上大学又怎么样？徐小费的堂哥，大学毕业都有两年了，找不到工作，一直在家里待着。堂哥也是个怪物，待在家里整天上网聊天，养得白白胖胖的——他大约这两年都没见过阳光。徐小费的伯父原是造纸厂的职工，几年前下岗了，收入很低，他靠省吃俭用供堂哥读了四年大学，却培养了一个废物。伯父见堂哥这个样子，也骂他，让他出去找事做，但堂哥根本不理睬。堂哥也理直气壮：“谁叫你没本事啊？这年头没关系哪里找得到好工作！”有时候伯父气不过，都动手了，但堂哥外面转一圈，回来依然故我，让伯父十分无奈。伯父同父亲说起这个儿子，总是摇头叹息。

徐小费看穿了，这世道不能这样混了，读书没他妈的用了。反正徐小费是不想读了。一拿起书，他就感到头昏脑涨，就想睡觉。这让他想起小时候，他怕蟑螂，害怕蟑螂在他睡觉的时候爬到身上来，所以，他常年在身上藏着蟑螂丸，这样他才能睡着。后来，只要一闻到蟑螂丸的气味，头就昏沉沉的，想睡觉。徐小费觉得那些教科书真的有一种蟑螂丸的气味，陈腐不堪，像隔夜

的馊饭,令人作呕。

和王勃混,非常偶然。有天晚上,徐小费从街上回校,看到王勃带着一帮人在校门口揍人。他们打的那人是门卫。徐小费想,也许是门卫太称职了,不让王勃进学校。因为王勃不是这个学校的,他早已不读书了。徐小费就停下来围观。徐小费也不喜欢这个门卫,这个人特别势利,见到那些漂亮女孩或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,眉开眼笑的,但对徐小费从来没有好脸色,有好几次都不让他进校门,好像他是一个小偷。

那门卫已被打翻在地。王勃把他的头按在草地上,其他人在他的身上乱打乱踢。

徐小费知道王勃的厉害。他在游戏房里碰到过王勃几次。每次王勃来,游戏房就不得安宁,他总要惹出事来,或打人或因为运气不好而砸游戏机。徐小费还注意到王勃经常到他们学校来,不但欺侮男同学,还欺侮女同学。不过,据说有些女同学是自愿做王勃的女朋友的。

这时,王勃看见了他,王勃把他叫过去,命令道:

“你来打他!”

那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——也许因为一向对门卫反感——徐小费表现得非常疯狂。他对着门卫的要害部位猛踢,好像他想置门卫于死地。他的疯狂让别的孩子都惊骇,后来,王勃制止了他。

“好样的,”王勃拍了拍他的肩,“有什么事,你來找我。”

王勃蹲下来,对躺在地上的门卫说:“这事你不能去告。”然后指了指徐小费,“也不能出卖他,否则,取你的狗命!”

那天,听到王勃的话,徐小费心里暖洋洋的,有一种幸福的感觉,还有一种找到了某种依靠的感觉。

后来,他就跟着王勃一伙混了。徐小费平时的胆子不是很大,但奇怪的是,和他们在一起,他也慢慢有了一种天不怕地不

怕的气概。他表现得比谁都凶悍，出手凶狠，王勃偶尔会冷静地看他几眼。徐小费感觉到王勃眼中的欣赏。王勃的态度让他感到莫名的快感。

总之，同王勃在一起后，徐小费变得自信了。徐小费尝到了一种可以随意处置别人的权力。他喜欢聚众闹事的感觉，当他的拳脚砸向别人时，他经常有一种世界尽在主宰之中的幻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感到自己身上的血液变得有力起来，好像血液正在身体里面沸腾，让他浑身是劲。他甚至有一种肌肉在自己身上无限膨胀的感觉。这种感觉真好，让他觉得自己高大，让他开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去看待周围的一切。他走路的姿势也跟着变了，身子晃动得厉害。他觉得这种晃动里面充满了权力感。

这种感觉也带进了学校。他发现，他们在他面前变得小心翼翼，鬼鬼祟祟，还不时同他媚笑。这让他感到全身舒畅。说到底，他们只不过是群势利鬼，一群没用的东西。

那戏子的肋骨不是他打断的，是王勃打断的。但王勃让他全都承担下来。王勃对他说，我不能被抓，你去顶替吧。王勃说得轻描淡写，好像他这是在恩赐徐小费，好像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。

徐小费开始有些害怕，但他想讨好王勃。他想，他这样做，王勃会对他更好。他答应了。他颇为哥们儿义气地叫王勃放心，他不会出卖任何朋友的，不管他们怎样对付他。

大约是因为徐小费为王勃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，这会儿，他十分想念王勃。他希望王勃见到他会感激他，会对他表示特别的友好。

他向小镇西边的铁路走去。他知道王勃喜欢带着孩子们在那里玩儿。太阳已在西边了，刺得他睁不开眼睛，西边白茫茫一片。他凭着感觉，爬上了铁路。他看到王勃正骑在一个孩子的